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期刊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ISSN 0583-0214



2013.12

史学月刊

二〇一三年 第十二期

主 编 郭常英
常务副主编 翁有为

《史学月刊》编辑部

史学月刊

1951年1月创刊 (原名《新史学通讯》)
2013年第12期(总第398期) 12月25日出版

【“和平学研究的反思”笔谈】

- 钱乘旦 和平学的困境和任务 5
〔德〕埃贡·施皮格尔 和平学的基本主题 6
刘成 积极和平与冲突化解 10
〔印〕拉金德拉·K. 帕蒂尔 和平、非暴力和印度哲学 13

【专题研究】

- 王星光 地理环境与武王伐纣进军路线新探 17
张强
臧知非 战国西汉“提封田”补正 24
朱溢 北宋外交机构的形成与演变 33
——以官僚体制和周边局势的变动为线索
龙小峰 明代大藤峡之役屡开鲜效的环境因素分析 43
冯东兴 美国与1963年韩国民主选举 52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 何云峰 毛泽东与新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 61

主管单位 河南大学
主办单位 河南大学
河南省历史学会
编辑出版 史学月刊编辑部
(开封市河南大学)
邮政编码:475001
电话:(0371)22869623

主编 郭常英
常务副主编 翁有为
封面设计 王四朋

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文 孙心一 朱凤瀚 朱绍侯
齐世荣 杨国桢 李学勤 邹逸麟
陈铁健 林云 林甘泉 钱乘旦
高敏 郭华榕 阎照祥 蒋大椿
彭树智 程有为 虞和平 戴逸
戴可来 魏宏运 瞿林东
编辑 李振宏 郭常英 翁有为
周祥森 汪维真 徐莹
编务 叶子玉
英译 金琥

【经济社会史研究】

- 刘道胜 明清徽州的民间资产生息与经济互助 68
戴东阳 近代中日同盟思想的表与里 78
——以宫岛诚一郎为例
陈蕊 似新实旧:20世纪前期的淮北乡村女性婚姻生活 91

【学术文化史】

- 朱腾 儒家经解与儒家历史观的圆融 98
——以《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及春秋三传为中心
刘成国 9~12世纪初的道统“前史”考述 108

【读史札记】

- 董灏智 伊藤仁斋的《易经》诠释 120
刘永华 从“面积”表达看晚清语言革新与思想演进 124
齐秀丽 马歇尔计划再认识 127
叶子玉 本刊2013年(总第387~398期)目录索引 132

CN41—1016K * 1951 * m * A4 * 136 * zh * P * ¥16.00 * 2500 * 18 * 2013—12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敏 马小泉 王巍 王子今 王建朗
王学典 朱汉国 吴景平 何晓明 汪朝光
李剑鸣 李振宏 张国刚 张倩红 陈桦
陈春声 陈谦平 赵世瑜 姜建设 翁有为
郭常英 阎步克 黄兴涛 龚留柱 程民生

印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范围 国内外

发行 郑州市邮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本刊告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本刊所发文章均由作者授予专有使用权。来稿一经本刊录用，即表明作者将文章的出版权、网络传播权、复制权和汇编权授予本刊。本刊已加入中国知网，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在作品发表时将一次性支付。如有异议，请在来稿中申明。

国内定价 16.00 元

SHIXUE YUEKA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No. 12, 2013(Total No. 398)

MAIN CONTENTS

- Dilemma in Peace Studies and Tasks QIAN Cheng-dan(5)
- Main Subjects of Peace Studies Egon Spiegel(6)
- Positive Peace and Conflict Defusing LIU Cheng(10)
- Peace, Nonviolence and Indian Philosophy Rajendra K. Patil(13)
-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Line of King Wu's Expedition against King Zhou
..... WANG Xing-guang ZHANG Qiang(17)
- Addition and Correction about Ti Feng Tia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and Western
Han Dynasty ZANG Zhi-fei(24)
- Mak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plomatic Institutio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 ZHU Yi(33)
- Environmental Role in the Frequent but less Effective Battles of the Da Teng Xia Gorge
in the Ming Dynasty LONG Xiao-feng(43)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1963 Election of the South Korea FENG Dong-xing(52)
- Mao Ze dong and Establishment of Status of China as a Power HE Yun-feng (61)
- Folk Credit and Mutual Economic Aid of Hui Zhou Distri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U Dao-sheng(68)
- The Outside and the Inside of Modern Sino-Japanese Alliance Thought DAI Dong-yang(78)
- HuaiBei Rural Female Marriages in the Former 20th Century CHEN Rui(91)
- The Confucianists' Interpretations of Classics and Integrate Harmony in the Historical
View of the Confucianists ZHU Teng(98)
- The Former History of Confucian Orthodoxy from the 9th to the 12th Centuries
..... LIU Cheng-guo(108)

和平学的基本主题

[德]埃贡·施皮格尔

我们对和平的渴望与探求可能与人类的存在一样久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开始对和平建设的条件和方法进行系统性思考,和平学诞生了。自 1970 年代以来,在世界很多大学中,和平学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和平是一种状态,我们不能对它做出最终的定义。和平学是动态的,发

展的,也是超越学科范畴的。由此可知,任何一种有关和平的定义都有局限性。我们不可以对和平究竟是什么做出预断。我们唯一确信的是,和平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只能通过非暴力的手段才能实现。任何一种暴力都似乎在修复和平,但却忽视了和平的不可预断的属性。

鉴于和平的复杂性和和平学的跨学科性,我们很难在本文这种形式的文章中对和平学的内容做出详细的阐释,或许提交一篇有关和平学主题的文章是个好的选择。这些主题是开放性的,因而是适当的。这些主题的内容非常简洁,人们可以在其中加上他们自己的灵感,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发展、修改和更新它们。这些主题涉及和平学的一些基本的、可拓展的核心问题,在主题的背后留有广阔的思考空间,以及很多本文不可能详细介绍的思想、观点和案例。主题形式可能降低或压缩问题的复杂性。虽然本文列举的主题看上去不是很有系统性,但还是做了有根据的排序。主题的内容具有主观性,欢迎读者的对话与讨论,所谓抛砖引玉也。笔者作为一位德国和平学工作者,从和平学的广泛领域中选择了15个主题,这些主题不仅基于本人的研究,也得益于自己与南京大学刘成教授在中国高校的合作教学实践。

1. 创建一种和平文化

我们常常需要综合多种因素才能实现某种夙愿。伊卡洛斯(Icarus)想飞,但失败了。今天我们能飞,因为我们除了愿望之外,还有材料和技术条件的支持。同样,我们对和平的期盼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真的能够实现一种和平文化,它远比没有战争包含更多的内容。在新千年开始之际,联合国提出了“为世界儿童创建一种和平与非暴力的文化”的十年计划(2001~2010),体现了联合国对未来世界的现实考量。联合国设定的和平基于数码与经济的相互连接。在当今世界,全球各地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和手机进行交流,分享相同的时尚和品味,同样的音乐和电影,同样的食物和饮料。在全世界年轻人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社会凝聚力的全球网络。

2. 和平的文化基础

战争与文化有关,这是一种重要观点,即甲文化(以某个民族形式存在)对抗乙文化(也以某个民族形式存在)。事实上,乙文化(例如中国,

中国人)具有甲文化(例如英国,英国人)一样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真正存在的是:富人文化与穷人文化,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受过教育的人的文化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文化,城市人文化与农村人文化,或是全世界的年轻人文化。这些文化确实与民族相连,但差异性在民族结构的内部,而不在民族之间。比如,同一个国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性较大,而不同国家富人之间却有着相似的文化。

3. 领土冲突转为经济冲突

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相联系的领土(水平)冲突不同,我们必须解决经济(垂直)冲突。这意味着,世界各地的社会低层和中产阶级下层为一方,世界各地的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上层为另一方,双方正在或将要发生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和平建设必须有新的定位。

4. 新的敏感性

战争文化的衰落还有一个原因。青年人(也有老年人)越来越具有某种敏感性。大多数年轻人从来没有看过屠宰动物,从来没有亲眼看过如何砍掉鸡头或切断兔子的喉咙,更不用说自己这样做了。如果突然间,他们要去伤害和杀死其他人,或被其他人伤害或杀死,他们要去面对砍头、断臂、破肚、哭泣的士兵和平民,他们一定不能承受。在人类变得越来越敏感的同时,动物保护也成为一种趋势。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发动战争或无法发动战争而言不是决定性的,但这是我们变得更为敏感的一个迹象。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以前的战争中,士兵和平民也有精神创伤,但今天的战争经历者的症状更加严重。英国士兵在马岛战争后的自杀人数(300人)比在战争中死亡人数(255人)多。在美国,迄今为止,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在越战后死于自杀(600人)的人数,大于在越战中被杀的人数。

5. 战争成为禁忌

总体而言,我们能够在局部或暂时消除战争。即使在残忍的战争时代,我们也有能力建立安全区(比如,南京1937~1938年的安全区)。通过某项特殊的世界性协议,我们甚至可以保护文化建筑物(在1954年武装冲突事件后,联合国通过了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中国在2000年成为该公约的会员国)。世界各地都存在当地的、区域的和跨国的和平(没有战争的和平)。我

们比较可以确信,欧洲已走上战争不再发生之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发生战争也是非常不现实的,中国也是无战区的一个大国。在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地区(在非洲、南美和亚洲)成为无战区。我们能够使谋杀(人际间暴力)成为禁忌(taboo)。我们也可以使战争(集团间暴力)成为禁忌(这里没有将士兵比作凶手的意思)。有一天,我们将全面禁忌暴力。在世界很多地方,丈夫被禁止殴打妻子或强迫其性行为,反之亦然。同样,打孩子也是被禁止的,即使是你自己的孩子。战争禁忌不是想当然,而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就像地心世界观转到日心世界观一样。现在,没有人相信地球是一个圆盘。人能够废除奴隶制,也可以消除战争。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和团体试图取消禁忌的事情不会发生。由于世界经济网的形成,所有参战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已使战争失去意义。相反,战争破坏了市场和繁荣。战争实际上已经过时了,废除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已经逼近废除战争的时间点。我们相信:最迟在2075年,全世界所有地方都将成为战争禁忌区。

6. 冲突转化替代暴力

我们的生活是由冲突决定的。冲突是自然的,因为在有限的可能性和空间条件下,各方的利益就会发生争议。冲突是我们生活的自然部分,冲突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如何解决冲突:非暴力或暴力的手段?非暴力在本文中的意义并不意味着被动。冲突转化意味着,冲突的改变和解决,需要通过反思和改变冲突的整体状况,需要考虑产生冲突的背景情况及其条件。和平学本质上是改变观点。这不是选择什么都不做,忽视冲突,或使用暴力,而是意味着要思考一种用非暴力处理冲突的行动,寻求用非暴力螺旋替代暴力螺旋。和平学在本质上重现诸如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活动的积极经验,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非暴力。不是暴力决定了我们的基本生活,我们的基本生活是非暴力的。

7. 光明面替代黑暗面

媒体的中心任务是告知人们发生了什么,什么正在发生,揭示事件发生的背景。媒体还必须对那些可能造成个人(或社会)的危险发出警报。不幸的是,媒体为了完成任务,主要关注了生活中的阴暗面,他们通常的报道并不具有代表性。

在媒体报道中,似乎生活主要是由暴力构成的。其实,事实正好相反。在很长的时期里,历史学通常只描述有关王朝和战争的历史,历史成为了统治者与暴力的历史。确实,通过发现铁(武器)和石头(城堡)可以解释战争与统治者的历史,社会史则通过寻求社会生活规律来解释历史,前者对历史的解释相对容易。历史学对人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人们对历史究竟是哪一种历史(特别是教科书中的历史)的认识产生了巨大差异。

8. 交流与合作

孩子在幼儿园的行为主要是非暴力的。他们通过沟通与合作来建造“房子”或“塔楼”,而不是破坏它们。我们对孩子的个别破坏行为进行解释时一定要谨慎小心,他们的消极活动不是他们天性的体现,在他们的真正的和平天性中,这些行为微乎其微。和平学(Peace Studies)的基础是,指出我们的非暴力潜力,以及基于之上的创造生活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必须在社会各个不同层面上实现我们的这种潜能。简而言之,我们必须显示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非暴力潜能来构建和平。非暴力潜能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揭示和讨论生命中的暴力就没有意义。克服暴力是和平学的目标,我们也谈论暴力,研究它的本质、条件和现象。

9. 和平教育

如果“应该”蕴含“可能”,和平教育讲授和平,就必须展示我们的非暴力的潜在,我们和平处理冲突的日常经验。学校初始课程中讲述人类的暴力是如何强烈的做法则与此相反。如果你这样做,你将无法说服学生相信,他们日后可能建立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如同人类学核心课程的力量一样,我们正努力在学校开设这样的课程,它一开始就批评暴力。

10. 非暴力行动的原则

和平人士认同人的非暴力的天性,并设法调动它处理社会冲突。他们可以从历史中寻找可以证明非暴力冲突化解的实例。非暴力行动的原则已得到充分的发展和阐释。但非暴力行为并不只是抗议和抵抗,非暴力行动包括建设性的解决思路和做法。非暴力不是被动、懦弱或宿命论。非暴力是一种决定:在某种情形下,遭到不公平待遇的一方产生了暴力行为的冲动,并具备这样做的能力,却做出了非暴力的决定。非暴力

是一种最高的行动方式。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是非暴力的最核心原则之一。如果目标是和平的,手段也必须是和平的。因此,伤害或杀死对手是不被允许的。非暴力人士将人的社会角色与个体本身区分开来,他们攻击的是他(或她)的角色,但从来不是他(或她)本人。非暴力人士也不排除自己立场也可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点上,他们被说服他们自己的行为应该基于其对手同样的真理之下,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拥有真理。真理只能通过对话才能获得,甘地主张“妥协的完美”。

11. 非暴力的精神

冲突不只包括双方,在冲突双方之间还存在第三种力量,这是非暴力行动的精神基础(核心)。人放弃暴力体现了他们对第三种力量——一种隐秘的“建设性的潜力”——的深信不疑,这种力量将双方连接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甘地相信“satyāgraha”具有真理的力量。信仰是一种无法描述、也因此不能命名的东西,正如老子所言,道是无名的,永远说不清和无以名状的。人们以前为了自己利益,试图使用暴力占有无名而不可获得的真理,将自己的思想与观点认同为真理。

12. 宗教与和平

在历史上,宗教试图让人们相信,有一个神圣力量在人之上或人之间,因而任何人不可以主宰其他人。相对于人而言,宗教又通常更试图通过大于任何人的第三种力量来统治人。最大的问题是,宗教自身的代表通常想统治其他教派的人,并在什么才是找到真理(绝对主义)的最好方式的问题上展开竞争。虽然他们应该懂得宗教是“殊途同归”,但他们声称自己拥有唯一的道路,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他人,引发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战争。特别是基督教的一些教派实施了野蛮行动(他们的国家因而对三个“大陆灭绝”(continentocide)事件负有责任:在北美、南美和澳大利亚的恐怖行动,除了那些在非洲和亚洲的恐怖行动外)。其实,宗教应该将不同国家联系起来,国家也可以将不同宗教联系起来,因为每一个宗教存在于世界各地,国家在自己领土上拥有各种宗教。因此,任何一方都可以成为连接另一方的一个理想丝带。宗教可以让不同国家和睦相处,国家可以使不同宗教相互对话。

13. 宗教的威力

宗教宣称自己拥有唯一真理的灵性,因而对立于其他所有声称掌握某种(不可能的)特殊真理的意识形态。所以,在和平建设问题上,我们必须重视宗教的力量。宗教利用一个无法描述的真理作为号召民众的动力和权力,这是可能导致宗教冲突的原因。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内部,一个难以获得的(unavailable)真理与某种世界观是不可分的,宗教实际上使其自身不可避免地站在了反对世俗政体的立场上,后者的基础是分离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绝对论。这是所有唯一真理和绝对主义政治的“真理”(部分真理)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不同宗教的代表在意大利的阿西尼城召开了几次会议,共同为和平祈祷,这是一场具有突破性的运动。这场世界性的运动思潮表明,除了宗教之间实现和平,否则无法实现国家之间的和平。

14. 调解、圆桌机制和联邦体系

有三把钥匙有助于管理世界。其中一把是调解(Mediation),即在一个中立的第三方的支持下,冲突双方共同化解冲突。另一把钥匙是建立圆桌机制(round table),比如,所有受到冲突影响的人都参加的会议。离圆桌机制不远处还有一个有助于防止与解决冲突的理想构想——联邦体系(federalism):在一个联盟组织内部,不同个体相互联合但又相对独立。欧洲以及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联邦化。

15. “跨文化”和“跨治理”替代局部政策

青年人越来越感兴趣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是音乐会、运动会而不是政党会议、政治事务。他们自己也在制造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文化产品。这个世界越来越需要的是共同经济和生态利益基础上的治理,而不是局部利益基础上的政治。在全球化的时代,“跨治理”(trans-administration)的理念超越了关注自我利益的政治实用性。青年具有新开始的权力,他们必须相互合作,找到治理世界的一种共同方法,而不是沿袭传统(政治、宗教)的怨恨。40年前,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引起全球瞩目。此后,德国和波兰的课本中逐步剔除了憎恨对方的宣传内容,今天的波兰人和德国人都在欧洲共同体内。和平学已经指出了和平可能性。年轻人愿意生活、工作在安全、治理良好的世界和平村。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学的中心任务是在社会各个层面上,

从私人事务到政府活动中,寻求非暴力解决冲突和实现和平的方式。

(刘成 译)

收稿日期 2013—02—12

作者埃贡·施皮格尔(Egon Spiegel),德国弗莱堡(Freiburg)大学神学博士,德国费希塔(Vechta)大学和平学教授。